

32687



永清朱玖
 藏書記

二十四詩品

唐

司空圖

原本

海鹽

朱琰

重校

雄渾

大用外腴真體內充
返虛入渾積健為雄
具備萬物橫絕太空
荒々油雲寥々長風
超以象外得其環中
持之非強來之無窮

冲淡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
飲之太和獨鶴與飛
猶之

惠風荏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日載歸遇之匪深
即之愈稀脫有形似握手已違

纖穠

采：流水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
滿樹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隣乘之愈往
識之愈真如將不盡與古為新

沉著

綠林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
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為平生海風碧雲

夜渚月明如有佳語大河前橫

高古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汎彼浩劫窅然空蹤月出
東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虛佇神素
脫然畦封黃唐在獨落：玄宗

典雅

玉壺買春賞雨茆屋罌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
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
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

洗煉

如鑛出金如沿出銀超心鍊冶絕愛溜磷空潭
瀉春古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氣
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勁健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真
茹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
神化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

綺麗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淡者屢深霧餘
水畔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罇酒滿
伴客彈琴取之自足良殫羨襟

自然

俯拾即是不取諸隣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
花開如瞻歲新真與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
過雨采蘋薄言情悟悠々天鈞

含蓄

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已若不堪憂是有

真宰與之沉浮如淥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
忽、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

豪放

觀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狂天風
浪、海山蒼々真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
後引鳳凰曉策六鰲濯足扶桑

精神

欲返不盡相期與來明漪絕底竒花初胎青春
鸚鵡楊柳樓臺碧山人來清酒深杯生氣遠出

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誰與裁

縝密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竒水流
花間清露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為遲語不欲犯
思不欲癡猶春於綠明月雪時

踈野

惟性所宅真取弗羈控物自富與率為期築室
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
豈必有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清奇

娟々羣松下有漪流晴雪滿竹隔溪漁舟可人
如玉步屣尋幽載瞻載止空碧悠々神出古異
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

委曲

登彼太行翠繞羊腸杳靄流玉悠々花香力之
於時聲之於羗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
鵬風翱翔道不自器與之圓方

實境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清澗
之曲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
妙不自尋遇之自天冷然希音

悲慨

大風捲水林木為摧適苦欲死招憇不來百歲
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喪若為雄才壯士拂劍
浩然彌哀蕭々落葉漏雨蒼苔

形容

絕佇靈素少迴清真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

變態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
妙契同塵離形得似庶幾斯人

超詣

匪神之靈匪幾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
莫至臨之已非少有道氣終與俗違亂山喬木
碧苔芳暉誦之思之其聲愈稀

飄逸

落：欲往矯：不群緱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
惠中令色綢緼御風蓬葉汎彼無垠如不可執

如將有聞識者期之欲得愈分

曠達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如
尊酒日往烟蘿花覆茆簷踈雨相過倒酒既盡
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

流動

若納水輶如轉九珠夫豈可道假體如愚荒：
坤軸悠：天機載要其端載聞其符超：神明
返：冥無來往千載是之謂乎

桐鄉程拱宇校字

滄浪詩話

宋 嚴 羽 原本

海 鹽 朱 琰 重校

詩辯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
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
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
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
也已落第二義也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

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
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
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
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為當
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
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
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
非第一義也吾評之非僭也辯之非妄也天下
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若以為

不然則是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
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次
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
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
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杜李二公之詩而熟參之
又盡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蘇
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非自有不
能隱者倘猶於此而無見焉則是野狐外道蒙
蔽其真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夫學詩者以識

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
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
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
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由入門之不
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
又曰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
也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
楚詞朝夕諷詠以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
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

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
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
亦不失正路此乃是從頂顛上做來謂之向上
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
也 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
趣曰音節 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
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淒婉 其用工
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 其大概有二曰
優游不迫曰沉着痛快 詩之極致有一曰入

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

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歎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澹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

已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為深
刺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為江西宗派近世趙
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復就
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
宗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
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無傳久矣唐詩之
說未唱唐詩之道或有所明也今既唱其體
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得非詩
道之重不幸耶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

且借禪以為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
盛唐為法後捨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也雖獲罪於世
之君子不辭也

詩體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五
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五
言起於李陵蘓武或云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
言起於漢楚王傅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
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以時

而論則有建安體漢末年號曹子建父黃初體魏年號與建安正始體魏公年號嵇阮太康體晉年號

相接其體一也張元嘉體宋年號顏鮑永明體

二陸諸公之詩齊梁體而通兩朝之南北朝體言通魏與齊

諸公之詩齊梁體而通兩朝之南北朝體言通魏與齊

一也唐初體唐初猶襲盛唐體景雲以後開元

大曆體子大曆十才元和體諸公晚唐體本朝

體通前後元祐體蘇黃陳江西宗派體山宗為

以人而論則有蘇李體李陵蘇曹劉體子建公

陶體淵明謝體靈運徐庾體信也沈宋體全

之問陳拾遺體陳昂也子王楊盧駱體王勃楊炯盧

張曲江體公始興文獻少陵體太白體高遠

夫體高常侍孟浩然體岑嘉州體也岑參王右

丞體王維韋蘇州體韋應韓昌黎體柳子厚

體韋柳體蘇州與儀李長吉體李商隱體

體即西崑盧仝體白樂天體一元白體微之樂

也杜牧之體張籍王建體謂樂府之賈浪仙

體孟東野體杜荀鶴體東坡體山谷

體后山體他或似而學杜其語似之者但數篇

倉浪詩話

六

體王荆公體黃陳絕句最高而與唐人意處高出一關邵
康節體陳簡齋體江西之非派而小異楊誠齋

體其初學半山后體而最別出機杼蓋其自序如
也又有所謂選體人選詩時五代不言古詩為選體非

也柏梁體漢武帝與羣臣共賦七言每句玉臺
體玉臺集乃徐陵所為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

西崑體本朝李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香奩體韓
之語有香奩集粉宮體宮體簡文傷於輕靡時號

不出然大槩有古詩有近體詩即律有絕句
不一然大槩有古詩有近體詩即律有絕句

有雜言有三五七言鄭世翼有終此詩以七言清
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有半五六

言塞北之篇是雁生也有一字至七字唐張南史雪
是也又九言不應足為法故不列於此也

之歌首多祖大風之詞是也古華山多如十五有兩
句之歌共荆卿易水歌是也類皆兩句有青驄白馬

有一白馬壽陽有口號或四句有歌行古有放
青絲白馬壽陽有口號或四句有歌行古有放

歌行長歌行短歌行不可枚述有樂府漢成帝定
以歌行名者歌行不可枚述有樂府漢成帝定

府採齊楚趙魏之聲俱被入樂府統以音詞可有

被於絃歌也樂府俱被入樂府統以音詞可有

楚詞者屈原以下仿楚詞有琴操德源所別鶴

操高陵牧有謠沈炯天獨酌謠王昌齡有筵篋

曰吟古詞有隴頭吟白頭吟曰詞風選有漢武秋

木蘭曰引走馬引飛龍引曰詠儲光羲有羣鴻

詠曰曲簡文有大堤曲梁曰篇洛篇白馬篇京曰

唱魏武帝有曰弄江南弄府有曰長調曰短調

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之辨又有以嘆名

者嘆明君嘆楚妃以愁名者府有獨處愁樂以哀

名者陵選有七哀少以怨名者怨古詞有階怨夜以思

名者靜夜思以樂名者齊武帝有佑客樂以別

名者垂老別新婚別有全篇雙聲疊韻者東坡

韻有全篇皆平聲者皆仄聲者梅聖俞酌酒與

婦飲有律詩上下句雙用韻者第七句押一第

第二句為法謾列於此以備其體耳又有四句

平入之體四句不入之有轆轤韻者雙入有進

有退韻者一進有古詩一韻兩用者建美女子

有退韻者一進有古詩一韻兩用者建美女子

詩有兩難字謝康樂多祖德有古詩一韻三用者

射詩選三用彦昇哭范僕有古詩三韻六七用者

詩是卿妻有古詩重用二十許韻者詩焦仲妻有

古詩旁取六七許韻者韓退之凡雜用東冬江陽

庚韻非也此歐陽公謂退之遇寬韻則故旁入有

古詩全不押韻者古採蓮有律詩至百五十韻

者少陵有古韻律詩百五十韻天亦有律詩而有律詩

止三韻上郡秦塞古長城有日雲常慘無風沙

不自驚當今天子聖有律詩徹首尾對者此體不

舉可槩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如盛唐諸公有此體

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軸轡爭利涉來往接風潮

城標又水國無邊際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

有後章字接前章者曹子建贈白馬有四句通

義者如少陵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有絕句

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有擬古有連句

有集句有分題古人送其人分題或各賦一物也

或曰有分韻有用韻有和韻有借韻有今韻

或七之韻可借八微有協韻多楚詞及選詩有今韻

有古韻古如退之蓋此選詩多可借此詩用有古律陳

昂多及威唐諸有今律有領聯有頸聯有

發端有落句也結句有十字對劉春虛滄浪孤

舟有十字句常建一徑通幽處禪有十四字對崔顥黃

塞鴻長何事又南飛是頻也北望有十四字句鶴一

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又太白鸚鵡有扇對

折又謂荒僧已無對如鄭都官昔年共照消花謝夢

何如是也蓋以第第一句對有借對孟浩然

摘楊梅太白水春雲母確風掃石楠花少陵有

就句對又曰當句有對如少陵小院迴廊春寂

啼光暮萬里千山海氣秋是墟徐孺下陳蕃之

榻乃就論雜體則有風人其義如述古語夜歌續

曲用此類則藁砧古樂府藁砧今何破鏡上渡

天僻辭五雜俎府見樂兩頭織亦府見盤中集王臺

此詩蘇伯玉妻作寫迴文錦起於寶滔之妻織反

覆舉一字而誦詩格有句無二押韻反詩離合相字

拆合不成文孔融漁父屈節之詩建除有鮑明遠

佳詩每句本工詩非因建除之體而佳也字謎

人名 卦名 數名 藥名 州名成如戲詩不
也法 又有六甲十屬之類 及歲頭歇後等體
今皆削之近世有李公詩格泛而不備意洪天
厨禁商最為誤人今此卷有旁參二書者蓋其
是處不
可易也

詩法

學詩先除五俗 一曰俗體 二曰俗意 三曰俗句
四曰俗字 五曰俗韻 有語忌有語病 語病易
除 語忌難除 語病古人亦有之 惟語忌則不可
有 須是本色 須是當行 對句好可得結句

好難得發句 好尤難得 發端忌作舉止收拾
貴在出場 不必太着題 不必多使事 押韻
不必有出處 用事不必拘來歷 下字貴響造
語貴圓 意貴透徹 不可隔靴搔痒 語貴脫洒
不可拖泥帶水 最忌骨董 最忌趁貼 語忌
直意 忌淺脉 忌露味 忌短音韻 忌散緩 亦忌迫
促 詩難處在結裏 譬如番刀 須用北人結裏
若南人便非本色 須參活句 勿參死句 詞
氣可頡頏 不可乖戾 律詩難於古詩 絕句難

於八句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
於七言絕句 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
篇壘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
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尾是道
矣 看詩須着金剛眼睛庶不眩於旁門小法
禪家有金剛
眼睛之說 辯家數如辯蒼白方可言詩
評文
荆公 體製而評文拙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已詩置之
後文之工拙 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辯則真古人矣

詩評

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
一副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此
見方許具一隻眼 盛唐人有似麤而非麤處
有似拙而非拙處 五言絕句衆唐人是一樣
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荆公是一樣本
朝諸公是一樣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
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
其大槩耳 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
氣象不同 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

於八句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
於七言絕句 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
篇壘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
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
矣 看詩須着金剛眼睛庶不眩於旁門小法
禪家有金剛眼睛之說 辨家數如辨蒼白方可言詩 評文
體製而評文拙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已詩置之
後文之工拙

詩評

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則真古人矣

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
一副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此
見方許具一隻眼 盛唐人有似麤而非麤處
有似拙而非拙處 五言絕句衆唐人是一樣
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荆公是一樣本
朝諸公是一樣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
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
其大槩耳 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
氣象不同 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

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為唐人今人矣 大曆之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墮野狐外道鬼窟中 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

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謝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 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 顏不如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 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

其集方知之 戎昱在盛唐為最下已濫觴晚唐矣戎昱之詩有絕似晚唐者權德輿之詩却有絕似盛唐者權德輿或有似韋蘇州劉長卿處 冷朝陽在大曆才子中為最下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劉滄呂溫亦勝諸人李頻不全是晚唐間有似劉隨州處陳陶之詩在晚唐人中最無可觀薛逢最淺俗 大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 大曆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吾

所深取耳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 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太白夢游天姥吟遠離別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壯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少陵如節制之師 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 觀太白

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大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 李杜數公如金鷄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耳 玉川之恠長吉之瑰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 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懽楚詞惟屈宋諸第當讀之外惟賈誼懷長沙淮南王

招隱操嚴夫子哀時命宜熟讀此外亦不必也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 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然 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抑揚涕洟滿襟然後為識騷否則如憂金撞甕耳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諷不足為騷 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 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唐詩僧有法震法照無可護國靈一清江無本齊已貫休也 集句惟荆公

最長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絕無痕迹如蔡文
姬肺肝間流出 擬古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
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
似郭璞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 雖謝
康樂擬鄴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至於劉玄
休擬行、重行、等篇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
之作仍是其自體耳 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
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陵本朝諸賢乃
以此而鬥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孟郊之

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
耶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為之艱澁耳 孟浩然
之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 唐人七言
律詩當以崔灝黃鶴樓為第一 唐人好詩多
是征戍遷謫行旅別離之作往、能感動激發
人意 蘇子卿詩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
為游子吟冷、一何悲絲竹屬清聲慷慨有餘
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
不能歸今人觀之必以為一篇重複之甚豈特

如蘭亭絲竹管絃之語耶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 十九首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窻牖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一連六句皆用疊字今人必以為句法重複之甚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 任昉哭范僕射詩二首中凡兩用生字韻三用情字韻夫子值狂生千齡萬恨生猶是兩義猶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遣離情三情字皆用一意 天厨禁齋謂平韻可重押若或平或仄則不可彼但

以八仙歌言之耳何見之陋耶詩話謂東坡兩耳韻而耳義不同故可重押要之亦非也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元后蓋指曹操也至南鄉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喻操譙郡也王仲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聖君亦指曹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干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二曰聖君正與荀

或比曹操為高光同科或以公幹平視美人為
不屈是未為知人之論春秋誅心之法二子其
何逃 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蘇子卿云願君
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
首以為期劉公幹云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
杜子美云君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往々是此
意有如高達夫贈王徹云吾知十年後季子多
黃金々多何足道又甚於以名位期人者此達
夫偶然漏逗處也

考證

少陵與太白獨厚於諸公詩中凡言太白十四
處至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秋共被
携手日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
可想遯齋閑覽謂二人名既相逼不能無相忌
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
辯 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々重行
行樂府以為枚乘之作則其他可知矣 古詩
十九首行々重行々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

枝以下別為一首當以選為正 文選長歌行
只有一首青：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兩篇
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白鹿之篇予
疑此詞岩：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
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文選飲馬長城窟古
詞無人名玉臺以為蔡邕作 古詞之不可讀
者莫如巾舞歌文義漫不可解又古將進酒芳
樹石留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讀之茫然又朱鷺
雅子班艾如張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

解豈非歲久文字舛訛而然耶 木蘭歌促織
何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切：又作歷：樂
府作唧：復唧：又作促織何唧：當從樂府
也 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作願借明馳千
里足酉陽雜俎作願馳千里明馳足漁隱不考
妄為之辨 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
照鐵衣之類已似太白必非漢魏人詩也 木
蘭歌文苑英華直作韋元甫名字郭茂倩樂府
有兩篇其後篇乃元甫所作也 班婕妤怨歌

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為顏延年作
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解
題作遙望陰陽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冶子
解題作田疆固野子 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
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西
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篇
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
幾藜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
山中酒應熟予謂此篇誠佳然其體製氣象與

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謾取以入陶集
爾 文苑英華有太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
律一首乃晚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
送客歸吳其二送友生游峽中其三送袁明甫
任長江集本皆無之其家數在大曆正元間亦
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雨後望月一首對雨一
首望夫石一首冬日歸舊山一首皆晚唐之語
又有秦樓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大白皆是後人
假名也 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

一首云崢嶸丞相府清切鳳皇池羨爾瑤臺鶴
高棲瓊樹枝歸飛晴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
軒樂初當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若游絲願
托周、羽相銜漢水湄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
然亦是盛唐人之作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
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近浮俗決非太白所作
必誤入也 迎旦東風騎蹇驢絕句決非盛唐
人氣象只似白樂天言語今世俗圖畫以為少
陵詩漁隱亦辯其非矣而黃伯思編入杜集非

也 少陵有避地逸詩一首云避地歲時晚竄
身筋骨勞詩書遂墻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僅聞
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題下
公自註云至德三載丁酉作此則真少陵語也
今書市集本並不見有 舊蜀本杜詩並無註
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體其間略有公自註
而已今豫章庫本以為翻鎮江蜀本雖分雜註
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近寶慶間南海漕
臺開杜集亦以為蜀本雖刪去假坡之註亦有

王原枚以下九家而趙註比他本最詳皆非舊蜀本也 杜集註中坡曰者皆是托名假偽漁隱雖嘗辨之而人尚疑者蓋無至當之說以指其偽也今舉一端將不辨而自明矣如楚岫八峰翠註云景差蘭亭春望千峰楚岫碧萬水郢城陰且五言始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漢以前五言古詩尚未有之寧有戰國時已有五言律句耶觀此可以一笑而悟矣雖然亦幸而有此漏逗也 杜註中師曰者亦坡曰之類但其間

半偽半真尤為駭亂惑人此深可歎然具眼者自默識之耳 崔灝渭城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秦川已下別為一首郭茂倩樂府止作一首文苑英華亦止作一首當從樂府英華為是矣 玉川子天下薄夫苦耽酒之詩荆公百家詩選止作一篇本集自天上白日悠々懸以下別為一首當從荆公為是 太白詩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乃岑參之詩誤入太白塞上曲駟馬新誇紫玉鞍者乃王昌齡之詩亦誤入昌

齡本有二篇前篇乃秦時明月漢時關也 孟浩然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貞元二和間人而浩然終於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不似浩然必誤入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與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至於杏東山携漢妓亦無義理疑是携妓去蓋子美每於絕句喜對偶耳臆度如此更俟宏識 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

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孟浩然止增數首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去取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於大曆已後其去取深不滿意况唐人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詠劉春虛綦母潛劉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名家李杜韓柳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荆公當時所選當據宋次道之所有耳其序乃言觀

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
選歛衽而莫敢議可嘆也 荆公有一家但取
一二首而不可讀者如曹唐二首其一首云年
少風流好丈夫大家望拜漢金吾閑眠曉日聽
啼鳩笑倚春風仗轆轤深院吹笙從漢婢靜街
調馬任 牡丹花下鈎簾畔獨倚紅肌捋虎
鬚此不足以書屏幃可以與閭巷小人文背之
詞又買劍一首云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驚
鬼魅愁但可與師巫念誦耳 予嘗見方子通

墓誌唐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今則
世不見有惜哉 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之
詩東坡刪去後二句使子厚復生亦必心服謝
眺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雲去蒼梧野水還
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
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予謂廣
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一聯刪去只用八句方
為渾然不知識者以為何如

桐鄉程拱宇校字

